明醫雜著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仲景東垣河間丹溪諸書孰優

或問：仲景、東垣、河間、丹溪諸書孰優？學之宜何主？曰：宜專主《内經》，而博觀乎四子，斯無弊矣。蓋醫之有《内經》，猶儒道之六經，無所不備；四子之說，則猶《學》、《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，爲六經之阶梯，不可缺一者也。四子之書，初無優劣，但各发明一義耳！仲景見《内經》載傷寒，而其變迁反復之未备也，故著論立方，以盡其變。後人宗之，傳用既久，漸失其真，用以通治溫暑、内傷諸症，遂致誤人。故河間出而始发明治溫暑之法，東垣出而始發明治内傷之法。河間之論，即《内經》五運六氣之旨：東垣之說，即《内經》飲食、勞倦之義。仲景非不知溫暑與内傷也。特其著書未之及。河間、東垣之於傷寒，則尊用仲景而莫敢违矣。至於丹溪出，而又集諸儒之大成，发明陰虛發熱類乎外感，内傷及濕熱相火爲病甚多，隨症著論，亦不過阐《内經》之要旨，補前賢之未备耳！故曰外感法仲景，内傷法東垣，熱病用河間，雜病用丹溪，一以貫之，斯醫道之大全矣。

處方藥品多少論

或問：仲景處方，藥品甚少，及東垣用藥，多至二十余味。丹溪云：余每治病，用東垣之藥，效仲景處方，庶品味數少，則藥力專精。丹溪何以不法東垣而效仲景耶？曰：明察藥性，莫如東垣，蓋所謂聖於醫者也。故在東垣則可多，他人而效其多，斯亂雜矣。東垣如韓信將兵，多多益善；丹溪不過能將十萬，故不敢效其多。愚按經云治病必求其本，本於四時五臟之根也。故洁古張先生云五臟子母虛實，鬼邪微正，若不達其旨意，不易得而入焉。徐用诚先生云，凡心臟得病，必先調其肝腎二臟，腎者心之鬼，肝氣通則心氣和，肝氣滯則心氣乏。此心病先求於肝，清其源也。五臟受病，必傳其所勝。水能勝火，則腎之受邪，必傳於心，故先治其腎逐其邪也，故有退腎邪、益肝氣兩方。或診其脈，肝腎兩臟俱和，而心自主疾，然後察其心家虛實治之。（余仿此，詳見《玉機微義·小兒部》。）

異法方宜論

或問：人言東南氣熱，可服寒藥：西北氣寒，可服溫藥。然今東南之人，常服胡椒、薑、桂，不見生病；而西北之人，畏食椒、薑辛熱之物何也？曰，東南雖熱，然地卑多濕，辛熱食藥亦能劫濕；西北雖寒，然地高多燥，辛熱食藥卻能助燥故耳！治病用藥者，須識此意。愚按異法方宜論云：東南之域，下卑濕熱，其人腠理疏通，汗液妄泄，陽氣內虛，故宜食椒、薑辛熱之物，以助其陽也；西北之域，高陵風寒，其人腠理致密，汗液內固，陽氣充實，不宜食椒、薑辛熱之物，反蓋其陽也。東坡先生仕黃州，其民疫疠流行，先生以聖散子治之，其功甚效。是其地卑濕，四時郁熱，腠理疏通，汗液妄泄，陽氣虛寒，是以相宜。西北疫疠，民用之死者接踵，此余之目击也。

丹溪治病不出乎氣血痰郁

丹溪先生治病，不出乎氣血痰，故用藥之要有三：氣用四君子湯，血用四物湯，痰用二陳湯。又云久病屬郁，立治郁之方，曰越鞠丸。蓋氣、血、痰三病，多有兼郁者，或郁久而生病，或病久而生郁，或誤藥雜亂而成郁，故余每用此方治病，時以郁法參之。氣病兼郁，則用四君子加开郁藥，血病、痰病皆然。故四法者，治病用藥之大要也。丹溪又云：近世治病，多不知分氣血，但見虛病，便用參、，屬氣虛者固宜矣，若是血虛，岂不助氣而反耗陰血耶？是謂血病治氣，則血愈虛耗，甚而至於氣血俱虛。故治病用藥，須要分別氣血明白，不可混淆！愚按經云，脾胃爲氣血之本。若陽氣虛弱而不能生陰血者，宜用六君子湯；陽氣虛寒而不能生陰血者，亦用前湯加炮薑；若胃土燥熱而不能生陰血者，宜用四物湯；若脾胃虛寒而不能生陰血者，宜用八味丸。其余當更推五臟互相生克而調補之。

一儒者，每勞役則食少，胸痞，發熱，頭痛，吐痰，作渴，脈浮大。余謂此脾胃氣虛而血病也。不信，服二陳、四物、黃柏、知母之類，腹痛作嘔，脈洪數而無伦次。先以六君子湯加炮薑，痛、嘔漸愈，又用補中益氣湯而痊。

一儒者，素勤苦，因飲食失節，大便下血，或赤或黯，後非便血則盜汗，非惡寒則發熱，六脈浮大，心脾則澀，此思傷心脾，不能攝血歸源也。蓋血即汗，汗即血，其色赤黯，便血，盜汗，皆火之升降微。牛黃抱龍丸治風痰壅盛，或咳嗽發熱，或发驚搐等症。牛黃雄黃辰砂天竺黃（各四錢）麝香（一錢）牛膽南星上爲末，甘草湯糊丸皂子大。每服二丸，薑湯下。柴芍參苓散治脾胃不和，飲食少進，或嘔吐、泄瀉。凡病後宜用此調理。

柴胡芍藥人參白术茯苓陳皮當歸（各五分）甘草丹皮山栀（炒，各三分）上爲末，每服一錢，白湯下。或作丸服。五味子湯治咳嗽，皮膚干燥，唾中有血，胸膈疼痛等症。五味子（炒）桔梗（炒）紫菀甘草（炒）續断（各五分）竹茹（一錢）赤小豆（一撮）生地黄（二錢）桑白皮（炒，二錢）上水煎服。人參平肺散治心火克肺，咳嗽喘嘔，痰涎壅盛，胸膈痞滿。上爲末，每二錢，空心小麥湯調下。薑附赤石脂朱砂丹治小便數而不禁，怔忡，多忘，魘梦不已，下元虚冷，遗尿，精滑，或陽虚精漏不止，或腎氣虚寒，脾泄、腎泄等症。附子（生）乾薑（各半兩）赤石脂（一兩半，水飞）上爲細末，酒糊丸绿豆大。每十五至二、三十丸。大便不和米飲下，小便不禁茯苓湯下。茯苓丸治心腎俱虚，神志不守，小便淋沥不禁，或赤，或濁，或不利，并宜服之。赤茯苓白茯苓（等分）上爲末，以新汲水挪洗，澄去新沫，控干，别取熟地黄汁與好酒，同於银石器内，熬成膏，搜和丸彈子大，空心鹽酒嚼下一丸。人參救肺散治咳血、吐血等症。升麻（一錢）柴胡（一錢）當歸尾（二錢）熟地黄（二錢）白芍藥（一錢）蘇木（半錢）黄（二錢）人參（二錢）甘草（半錢）蒼术（一錢）陳皮（五分）上每服五錢，水二盞，煎至一盞，去渣，食前溫服。麥門冬飲子治吐血久不愈，或肺氣虚短氣不足以息，要須識此。吾妻嘗胎漏，忽日血大崩，遂暈去，服童便而醒，少頃復暈，急煎服荆芥，隨醒隨暈，服止血止暈之藥不效，忽然嘔吐。予以童便藥汁，滿於胸膈也，即以手探吐之，少間吐出米饭及齑菜碗許，询問其由，适方午饭，後著惱，故即崩而不止。予悟曰：因方饱食，胃氣不行，故崩甚。血既大崩，胃氣益虚而不能運化，宜乎服藥而無效也。急宜調理脾胃，遂用白术五錢，陳皮、麥芽各二錢，煎服之。服未半而暈止，再服而崩止，遂專理脾胃，服十數劑胃氣始還，然後加血藥服之而安。若不审知食滯，而專用血崩血暈之藥，岂不誤哉！愚按人以脾胃爲本，納五谷，化精液。其清者入榮，濁者入胃，陰陽得此，是謂之橐，故陽則发於四肢，陰則行於五臟。土旺於四時，善载乎萬物，人得土以養百骸，身失土以枯四肢。東垣以飲食自傷，醫多妄下，清氣下陷，濁氣不降，乃生脹，所以胃脘之陽不能升舉，其氣陷入中焦，當用補中益氣，使濁氣得降，不治自安。竊謂饱食致崩者，因傷脾氣，下陷於腎，與相火协合，濕熱下迫而致。宜用甘溫之劑調補脾氣，則血自歸經而止矣。若誤用寒凉，復損胃氣，則血無所羁，而欲其止，不亦難哉！大凡脾胃虚弱而不能攝血，宜調補脾氣爲主。

一婦人崩漏，面黄或赤，時覺腹間脐下痛，四肢困倦，煩熱不安，其經行先发寒熱，兩肋如束。此脾胃亏損，元氣下陷，與相火濕熱下迫所致。用補中益氣湯加防風、芍藥、炒黑黄柏，煎服歸脾湯而愈。

產後發熱

凡婦人產後，陰血虛，陽無所根据，而浮散於外，故多發熱。治法用四物湯補陰血，而以炙乾薑之苦溫從治，收其浮散，使歸根据於陰。然產後脾胃虛，多有過於飲食傷滯而發熱者，誤作血虛則不效矣。但遇產後發熱，若胸膈饱闷，嗳氣，惡食，泄瀉等症，只作傷食治之。若發熱而飲食自調者，方用補血正法。愚按新產陰血暴傷，陽無所附而外熱，宜用四物、炮薑補陰以配陽；若因誤服寒凉克伐之劑而外熱，此爲寒氣隔陽於外，宜用四君子加薑、桂，如不應，急加附子；若或肌膚發熱，面目赤色，煩渴引飲，此血脱发躁，宜用當歸補血湯，若胸膈饱闷，嗳腐惡食，或吞酸，吐瀉，發熱，此爲飲食停滯，宜用四君子加厚朴、山楂；若胸膈饱闷，食少，發熱，或食而難化，此爲脾氣虛弱，宜用六君子加炮薑；若用峻厉之劑，腹痛，熱渴，寒熱，嘔吐等症，此爲中氣復傷，急用六君子加炮薑，若認爲熱，投以他劑則誤矣。

傷寒時氣病後調養

凡傷寒時氣大病熱退之後，先服參、甘溫之藥一二服，以扶元氣，隨後便服滋陰生津潤燥之藥。蓋大病後汗液外耗，水谷内竭，必有小便赤澀，大便秘结等症，須識此意預防之。愚按大病後，谷消水去，精散衛亡，多致便利枯竭，宜當補中益氣爲要。蓋脾爲中州，浇灌四傍，爲胃行其津液者也。况大腸主津，小腸主液，亦皆禀氣於胃，胃氣一充，津液自行矣。燥甚者，别當以辛潤之，以苦泄之。

泄瀉

凡泄瀉病誤服參、等甘溫之藥，則病不能愈，而或變爲黃膽。蓋泄屬濕，甘溫之藥能生濕熱，故反助病邪，久則濕熱甚而爲疸矣。惟用苦寒瀉濕熱、苦溫除濕寒則愈。泄止後脾胃虛弱，方可用參、等藥以補之。愚嘗治少宰李蒲汀，庚寅冬，濕熱泄瀉，因未生子，惑於人言淡滲之劑能瀉腎，而服參、等藥，後變黃膽，小便不利，腹脹，胸痞。余曰：有是病必用是藥，須以淡滲疏导其濕熱。遂用茵陳五苓散，諸症頓退。至辛卯冬生子。

勞熱

南方人稱發熱爲勞發，蓋謂勞苦而發熱，即東垣内傷之旨也。此病輕者一、二發自愈，重者用東垣法補之，甚則加熟附子。若因勞力辛苦而發熱，切不可誤作外感輕易發汗也。愚按内傷發熱者，因飲食過時，勞役過度，而損耗元氣，陰火得以乘其土位，故翕翕然

而發熱，宜用補中益氣湯以升其陽；若因勞力辛苦，入房不節，亏損精血，虛火妄動而發熱者，宜用六味地黃丸以補其陰。不可認作有余之火，而用黃柏、知母之類也。

飲食勞倦

東垣論飲食勞倦爲内傷不足之證，治用補中益氣湯。《溯洄集》中又論不足之中，又當分別飲食傷爲有余，勞倦傷爲不足，予謂傷飲食而留积不化，以致宿食郁熱，熱发於外，此爲有余之症，法當消导，東垣自有枳术丸等治法具於飲食門矣。其補中益氣方論，卻謂人因傷饥失饱，致損脾胃，非有积滯者也，故只宜用補藥。蓋脾胃全賴飲食之養，今因饥饱不時，失其所養，則脾胃虛矣。又脾主四肢，若勞力辛苦傷其四肢，則根本竭矣。或專因飲食不調，或專因勞力過度，或飲食不調之後加之勞力，或勞力過度之後继以不調，故皆謂之内傷元氣不足之症，而宜用補藥也。但須於此四者之間，审察明白，爲略加减，則無不效矣。愚按飲食勞倦頗同而理異也。王安道先生曰：勞倦傷、飲食傷二者，雖俱爲内傷，不可混而爲一。夫飲食受傷而留滯不化，則有余矣，有余者瀉之；傷饥失饱致損脾胃，非有积滯，則不足矣，不足者補之。如東垣枳术丸之類，雖曰消导，固有補益於其間，然亦施於不甚傷者耳，原非以爲通行之藥也。蓋停滯之物，非枳术丸之力所能去者。若泥於消导而弗知變，則不善用前人之意矣。

内傷發熱

内傷發熱，是陽氣自傷，不能升達，降下陰分而爲内熱，乃陽虛也，故其脉大而無力，屬肺、脾；陰虛發熱，是陰血自傷，不能制火，陽氣升腾而爲内熱，乃陽旺也，故其脉數而無力，屬心、腎。經曰：脉大而無力爲陽虛，脉數而無力爲陰虛。無力爲虛，有力爲實。愚按陽虛發熱者，宜用補中益氣湯以升補陽氣；陰虛發熱者，宜用六味地黃丸以培補陰血。总論二症，雖有陰陽氣血之分，實則皆因脾胃陽氣不足所致，其發熱，屬形病俱虛，余故禁服黃柏、知母，恐復傷陽氣耳！阁老李序庵，有門生馈坎离丸，喜而服之。余曰：前丸乃黃柏、知母，恐非所宜服者。《内經》有云：壯火食氣，少火生氣。今公之肝、腎二脉數而無力，宜滋其化源，不宜瀉火傷氣也。不信，服將兩月，脾氣漸弱，發熱愈甚，小便澀滯，兩拗腫痛，公以爲疮毒。余曰：此肝、腎二經亏損，虛火所致耳！當滋補二經爲善。遂朝用補中益氣湯，夕用六味地黃丸，諸症悉愈。余見脾胃素弱，肝腎陰虛而發熱者，悉服十味固本丸與黃柏、知母之類，反泄真陽，令人無子，可不慎哉！

傷寒發熱

傷寒發熱，是寒邪入衛，與陽氣交争而爲外熱。陽氣主外，爲寒所傷而失其职，故爲熱。其脈緊而有力，是外之寒邪傷衛也。治主外。愚按前症反復變迁，若治失其宜，命在反掌。蓋寒邪自表入里，治法雖有三陽之異，然不可拘泥日數，亦有其邪终止於一經，而不傳他經者，嘗治陳湖一男子，患傷寒，仰卧一月，且耳聋。余意其病尚在少陽，故脇痛不能转侧及耳聋也。與小柴胡湯加山栀，一劑即能转侧，尾闾處内溃皆蛆，耳亦有聞。蓋少陽屬風木，而風木能生蟲也，其在少陽明矣。

傷暑發熱

傷暑發熱，是火邪傷心，元氣耗散，而邪熱入客於中，故发爲熱，汗大泄，無氣以動，其脈虚遲而無力，是外之熱邪傷榮也。治主内。愚按夏月陽氣浮於外，陰氣伏於内，法當調補陽氣爲主，而佐以解暑，此推《内經》舍時從症之良法也。故前症當究其所因而治之，不可泛用香薷飲之類，走散陽氣，导損真陰，而益其病也。又有夏間用薄荷煎湯以代茶，殊不知散人之真氣，即久用川芎湯，令人暴死之類也。（詳見後。）

病有感傷中

病有感，有傷，有中。感者，在皮毛，爲輕；傷者，兼肌肉，稍重；中者，屬臟腑，最重。寒有感寒、傷寒、中寒，風有感風、傷風、中風，暑有感暑、傷暑、中暑，當分輕重表里，治各不同。又如中濕、中氣、中毒，皆云中。中者，中也，謂邪直入於中也，故爲重病。

心腹疼痛

凡治心腹疼痛，但是新病，須問曾何飲食？因何傷感？有無积滯？便與和中消导之藥。若日數已多，曾多服過辛溫燥熱之藥，嘔吐不納，胸膈饱闷，口舌干燥，大小便澀，雖則内有郁熱，或原有舊病，因感而發，绵延日久，見證如前者，俱用开郁行氣、降火潤燥之藥，如川芎、香附、炒山栀、黄連、薑汁之類，甚者再加芒硝。但治心腹久痛，須於溫散藥内加苦寒咸寒之藥，溫治其標，寒治其本也。愚按腹痛，若脾胃虚弱，飲食不化，或兼腹中作痛，用六君子湯；若飲食過多，停滯未化，或兼腹痛，用人參養胃湯；若飲食既化，脾胃受傷，或兼腹中作痛，用六君子加當歸；若胃中有熱，心腹中脘作痛，

嘔吐，用二陳湯加黃連、山梔；若脾胃虛弱，少食，心腹作痛，用六君子湯。脾胃虛寒，亦用前湯加炮薑。大凡腹滿痛，按之不痛爲虛，痛者爲實，余當臨症制宜。

副郎李孟卿，常患腹痛，每治以補中益氣加山梔即愈。一日因怒，腹痛，脈弦緊，以前湯吞左金丸三十粒而愈。

一婦人，心腹痛，諸藥不應。余用炒黑山梔、桔梗治之而愈。儒者沈HT文，内停飲食，外感風寒，頭痛发熱，惡心腹痛，用人參養胃湯加芎、芷、曲、、香附、桔梗，一劑諸症悉退，次日腹痛甚可畏，喜手按，痛即止。此脾氣虛弱，客寒乘之而作，是内虛寒而外假熱也。用香砂六君子加木香、炮薑，服之痛減六七，又以前藥去二香，一钟而愈。府庠徐道夫母，胃脘當心痛剧，右寸关俱無，左雖有微而似绝，手足厥冷，病勢危笃。察其色，眼胞上下青黯，此脾虛肝木所勝。用參、术、茯苓、陳皮、甘草補其中氣，用木香和胃氣以行肝氣，用吳茱萸散脾胃之寒，止心腹之痛。急與一劑，俟滾先服，煎熟再進，諸病悉愈。

病時靜心息虑

昔人有云，我但卧病，即於胸前不時手寫死字，則百般思虑俱息，此心便得安靜，勝於服藥，此真無上妙方也。蓋病而不慎，則死必至。達此理者，必能清心克己，凡百謹慎，而病可獲痊。否則雖有良藥，無救也。世人遇病而猶恣情任性，以自戕賊者，是固不知畏死者矣。又有一等明知畏死，而怕人知覺，諱而不言，或病已重，而猶強作輕淺态度以欺人者，斯又知畏死而反以取死，尤可笑哉！愚按心之官則思。而脾則主於思。病者有思，則心火妄動，而五火翕然隨之，脾氣益傷，諸臟仍病。故書死字以自譬，則百虑息而天君泰然，雖有疾病，勿藥自愈矣。故古人謂諱疾忌醫，驕恣不論於理之類，爲不治之疾，有由然矣。

發熱論

世間發熱症，類傷寒者數种，治各不同，外感、内傷乃大关键。張仲景論傷寒、傷風，此外感也。因風寒之邪感於外，自表入里，故宜发表以解散之，此麻黃、桂枝之義也。以其感於冬春之時寒冷之月，即時發病，故謂之傷寒，而藥用辛熱以勝寒；若時非寒冷，則藥當有變矣。如春溫之月，則當變以辛凉之藥：如夏暑之月，則當變以甘苦寒之藥。故云冬傷寒不即病，至春變溫，至夏變熱，而其治法，必因時而有異也。又有一种冬溫

之病，謂之非其時而有其氣，蓋冬寒時也，而反病溫焉，此天時不正，陽氣反泄，用藥不可溫熱。又有一种時行寒疫，卻在溫暖之時，時行溫暖，而寒反爲病，此亦天時不正，陰氣反逆，用藥不可寒凉。又有一种天行溫疫熱病，多发於春夏之間，沿門閭境相同者，此天地之疠氣，當隨時令參氣運而施治，宜用劉河間辛凉甘苦寒之藥，以清熱解毒。以上諸症，皆外感天地之邪者。若夫飲食、勞倦，爲内傷元氣，此則真陽下陷，内生虚熱，故東垣发補中益氣之論，用人參、黄等甘溫之藥，大補其氣而提其下陷，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者也。又若勞心好色，内傷真陰，陰血既傷，則陽氣偏勝而變爲火矣，是謂陰虚火旺勞瘵之症，故丹溪发陽有餘陰不足之論，用四物加黄柏、知母，補其陰而火自降，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也。益氣補陰，皆内傷症也。一則因陽氣之下陷，而補其氣以升提之；一則因陽火之上升，而滋其陰以降下之：一升一降，迥然不同矣。又有夏月傷暑之病，雖屬外感，卻類内傷，與傷寒大異。蓋寒傷形，寒邪客表有余之症，故宜汗之；暑傷氣，元氣爲熱所傷而耗散不足之症，故宜補之，東垣所謂清暑益氣者是也。又有因時暑熱，而過食冷物以傷其内，或過取凉風以傷其外，此則非暑傷人，乃因暑而自致之之病，治宜辛熱解表，或辛溫理中之藥，卻與傷寒治法相類者也。凡此數症，外形相似，而實有不同，治法多端而不可或謬。故必审其果爲傷寒、傷風及寒疫也，則用仲景法；果爲溫病及瘟疫也，則用河間法；果爲氣虚也，則用東垣法；果爲陰虚也，則用丹溪法。如是則庶無差誤以害人矣。今人但見發熱之證，一皆認作傷寒外感，率用汗藥以发其表，汗後不解，又用表藥以凉其肌，设是虚證，岂不死哉？間有頗知發熱屬虚而用補藥，則又不知氣血之分，或氣病而補血，或血病而補氣，誤人多矣。故外感之與内傷，寒病之與熱病，氣虚之與血虚，如冰炭相反，治之若差，則輕病必重，重病必死矣，可不畏哉！凡酒色過度，損傷脾腎真陰，咳嗽吐痰，衄血，吐血，咳血，咯血等症，誤服參、等甘溫之藥，則病日增，服之過多則不可治。蓋甘溫助氣，氣屬陽，陽旺則陰愈消。前項病症，乃陰血虚而陽火旺，宜服苦甘寒之藥以生血降火。世人不識，往往服參、以爲補，予見服此而死者多矣。愚按前論治驗，見於各類。

補陰丸論

人之一身，陰常不足，陽常有余。况節欲者少，過欲者多，精血既亏，相火必旺，火旺則陰愈消，而勞瘵咳嗽、咯血、吐血等症作矣。故宜常補其陰，使陰與陽齐，則水能制火，而水升火降，斯無病矣。故丹溪先生发明補陰之說，謂專補左尺腎水也。古方滋補藥皆兼補右尺相火，不知左尺原虚，右尺原旺，若左右平補，依舊火勝於水，只補其左制其右，庶得水火相平也。右尺相火固不可衰，若果相火衰者，方宜補火。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居八九，火衰成疾者百無二三，且少年腎水正旺，似不必補，然欲心正炽，

妄用太過，至於中年，欲心雖減，然少年所丧既多，焉得復實？及至老年，天真漸绝，只有孤陽，故補陰之藥，自少至老，不可缺也。丹溪先生发明先聖之旨，以正千载之讹，其功盛哉！今立補陰丸方，备加减法於後。黄柏（去皮酒拌炒褐色）知母（去皮毛酒拌炒忌铁）敗龟板（酥炙透，各三兩）鎖陽（酥炙干）枸杞子（各二兩）熟地黄（酒拌蒸忌铁，五兩）五味子（一兩）白芍藥（酒炒）天門冬（去心，各二兩）乾薑（炒紫色，三錢）寒月加至五錢。上爲末，入炼蜜及猪脊髓三条，和藥末杵匀，丸桐子大。每服八、九十丸，空心淡鹽湯送下，寒月可用溫酒下。

愚按前症设若腎經陰精不足，陽無所化，虚火妄動，以致前症者，宜用六味地黄丸補之，使陰旺則陽化，若腎經陽氣燥熱，陰無以生，虚火内動而致前症者，宜用八味地黄丸補之，使陽旺則陰生；若脾肺虚不能生腎，陰陽俱虚而致前症者，宜用補中益氣湯、六味地黄丸培補元氣以滋腎水；若陰陽絡傷，血隨氣泛行而患諸血症者，宜用四君子加當歸，纯補脾氣以攝血歸經。太仆先生云：大寒而盛，熱之不熱，是無火也；大熱而盛，寒之不寒，是無水也。又云：倏忽往来，時发時止，是無水也；昼見夜伏，夜見昼止，不時而動，是無火也。當求其屬而主之：無火者，宜益火之源，以消陰翳；無水者，宜壯水之主，以鎮陽光，不可泥用沉寒之劑。若有梦遗精滑病者，加牡蛎（童便）、白术各一兩，山茱萸肉、椿根白皮（炒），各七錢。若有赤白濁病者，加白术、白茯苓各一兩半，山栀仁、黄連（炒）各五錢。愚按前症屬足三陰亏損所致，蓋腎主閉藏，肝主疏泄。若肝腎虚熱者，用四物加柴胡、山栀、山茱萸、山藥；脾胃氣虚者，用補中益氣加山茱、山藥；思虑傷脾者，兼用歸脾湯和山茱、山藥；肝腎亏損者，六味丸；真陽虚敗，八味丸；心腎不交，用萆厘清飲；心氣虚熱者，清心莲子飲。

朱工部素陰虚，勞則遗精，齿痛，用補中益氣湯加半夏、茯苓、芍藥、山茱、山藥治之少愈，更以十全大補加五味、麥冬悉愈。

一儒者，患此兼脚跟作痛，口乾作渴，大便干燥，午後熱甚，用補中益氣加芍藥、玄參，并加减八味丸而愈。若脚軟弱無力者，加牛膝（酒洗，）二兩，虎胫骨（酥炙透）一兩，防己（酒洗）、木瓜各五錢。愚按前症多因足三陰虚亏損。若脾腎不足而無力者，用還少丹；肝腎虚熱而足無力者，用六味丸。如不應，急用八味丸。

大尹徐克明，因飲食失宜，日晡發熱，口乾，體倦，小便赤澀，兩腿酸疼。彼知醫，自用四物、黄柏、知母之劑，反頭眩，目赤，耳鸣，唇燥，寒熱，痰涌，大便熱痛，小便赤澀；又用四物、芩、連、枳實之類，胸膈痞滿，飲食少思，汗出如水；再用二陳、芩、

連、黃柏、知母、麥門、五味，言語譫妄，兩手舉拂。余謂汗多亡陽，神無所根据。用參、各五錢，歸、朮各三錢，遠志、茯神、酸枣仁、炙草各一錢，服之熟睡良久，四劑稍安；又用八珍湯調補而愈。

一儒者因累婚，脚軟痛，面黑，食減，惡寒，足腫，小腹脹痛，上氣痰喘。余以爲少陰亏損，陽氣虛寒之症。用八味丸料煎服，諸症頓除；又服丸劑半载，元氣漸充，形體如故。

一婦人發熱，口乾，月經不調，半载後兩腿無力，服祛風散濕之劑，腿益腫痛，體更倦怠，經事不通。余作肝脾腎虛寒，用六味、八味二丸兼服，兩月諸症漸愈。若有疝氣病者，加蒼术（鹽水炒）一兩半，黃連（薑汁炒）、山梔（炒）各六錢，川芎一兩，吳茱（炒）、青皮（去瓤）各五錢。愚按疝症專主肝經者多，如運氣或在泉寒勝，木氣攣縮禁於此經，或司天燥勝，木氣抑郁於此經，或忿怒悲哀，忧抑頓挫结於此經，或藥淋外固，閉尾縮精壅於此經，其病差别如此。且夫遺溺、閉癃、陰痿、脬痹、精滑、白淫，皆男子之疝也，不可妄歸之腎冷。血涸不月，月罢腰膝上熱，足，嗌干，癃閉，少腹有块，或定或移，前陰突出，後陰痔核，皆女子之疝也。但女子不謂之疝，而爲之瘕。若年少而得之，不計男子婦人皆無子，故隐蔽委曲之事，了不干脬腎小腸之事，乃足厥陰之症也。竊謂前症若因肝經濕熱，當用炒山梔、茯苓，黃柏、澤瀉、川芎、當歸、吳茱萸、黃連、山楂；若肝腎二經濕熱，當用六味地黃丸料加柴胡、山梔；若肝脾二經陰虛濕熱，宜補中益氣加炒山梔、炒黑黃連、吳茱萸。蓋疝名有七，形症、所因不同，治法亦異，當詳《玉機微義》。若脾氣虛弱，畏寒易泄者，加白术三兩，陳皮一兩，乾薑（炒）加至七錢。愚按前症亦有脾胃虛弱，有脾胃虛寒，有命門火衰者。脾胃虛弱，畏寒易泄者，用六君子加補骨脂、肉豆蔻治之；脾胃虛寒，畏寒易泄者，用六君子、肉果、木香調之；命門火衰不能生脾土者，用八味丸補之。

沈大尹，每五更即泄。余以爲腎泄，用五味子散，數服而愈。後不慎起居，不節飲食，其泄復作，日夜無度，畏寒，飲食且難消化，肌體日瘦。余曰：乃變火衰之症也。遂與八味丸，瀉止，食進。若眼目昏暗者，加當歸（酒洗）、川芎、菊花各一兩，柴胡、黃連（酒炒）、烏犀角各五錢，蔓荆子、防風各三錢。愚按目者五臟之华，上榮於目，得氣血之精者。若昏暗或有黑花，皆腎經不足也，用滋陰腎氣丸；若視物散大，或見非常之状者，皆陰血虛弱也，用兹陰地黃丸；若兩目昏暗，四肢倦怠者，乃脾虛五臟之精不能上腾，用東垣益氣聰明湯；若兩目緊小，羞明畏日，或視物無力，肢體倦怠，或頭面麻木者，乃脾肺之氣虛不能上行也，用東垣神效黃湯；若病後或日晡或灯下不能觀物者，

乃陽虛下陷陰盛故也，用决明夜光丸，或鎮陰升陽湯。若兼氣虛之人，加人參、黃（蜜炙）各二兩；若左尺既虛，右尺亦微，命門火衰，陽事不舉，加黑附子（小便浸炮去皮）、肉桂（去皮）各七錢，沉香五錢。愚按前症果左尺脈虛，宜用六味地黃丸以滋水之源；若右尺脈虛，宜用八味地黃丸以益火之主。

勞瘵

男子二十前後，色欲過度，損傷精血，必生陰虛火動之病，睡中盜汗，午後發熱，哈哈咳嗽，倦怠無力，飲食少進，甚則痰涎帶血，咯吐出血，或咳血、吐血、衄血，身熱，脈沉數，肌肉消瘦，此名勞瘵。最重難治，輕者必用藥數十服，重者期以歲年。然必須病患愛命，坚心定志，绝房室，息妄想，戒惱怒，節飲食，以自培其根，否則雖服良藥，亦無用也。此病治之於早則易，若到肌肉销铄，沉困著床，沉伏細數，則難爲矣。又此病大忌服人參，若曾服過多者，亦難治。今制一方於後，治色欲證，先見潮熱、盜汗、咳嗽、倦怠，趁早服之。生地黃（酒洗）甘草（炙）乾薑（炮，各五分）川芎熟地（各一錢）白芍藥（炒，一錢三分）陳皮（七分）當歸白术（各一錢三分）黃柏（蜜水浸炙，七分）知母（蜜水浸拌炒）天門冬（去心皮，各一錢）生薑（三片）水煎，空心溫服。愚按前方治火盛陰虛之法也。大抵此症屬足三陰亏損，虛熱無火之症，故昼发夜止，夜发昼止，不時而作，當用六味地黃丸爲主，以補中益氣湯調補脾胃，若脾胃先損者，當以補中益氣爲主，以六味地黃丸溫存肝腎，多有得生者。若誤用黃柏、知母之類，則復傷脾胃，飲食日少，諸臟愈虛，元氣下陷，腹痞作瀉，則不可救矣。夫衄血、吐血之類，因虛火妄動，血隨火而泛行，或陽氣虛，不能攝血歸經而妄行，其脈弦洪，乃無根之火浮於外也。大抵此症多因四、五、六月，爲火土大旺，金水衰涸之际，不行獨宿淡味，保養二臟，及十一、二月，火氣潛藏，不遠帏幕，戕賊真元，故至春末夏初，患頭疼、脚軟、食少、體熱註夏之病，或少有老态，不耐寒暑，不勝勞役，四時迭病。皆因氣血方长而勞心亏損，或精血未滿而早斫丧，故其見症難以名狀。若左尺脈虛弱或細數，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，用六味丸；右尺脈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绝，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，用八味丸；至於兩尺微弱，是陰陽俱虛也，十補丸。此皆滋其化源也。仍參前發熱及後咳嗽諸症治法用之。州同韓用之，色欲過度，煩熱作渴，飲水不绝，小便淋沥，大便秘结，唾痰如涌，面目俱赤，滿舌生刺，兩唇燥裂，遍身發熱，或身如芒刺而無定處，兩足心如烙，左三部脈洪而無伦。此腎陰虛，陽無所附而发於外。蓋大熱而甚，寒之不寒，是無水也，當峻補其陰。遂以加減八味丸料一斤，内肉桂用一兩，以水顿煎六碗，冰冷與飲，半饷熟睡，至晚又溫飲一碗，諸症悉退。翌日畏寒，足冷至膝，諸症仍至，是無火也，當補其陽，急以八味丸四劑，諸症顿退。舉人陳履賢，色欲過度，孟冬發熱無時，

飲水不绝，痰涎上涌，遗精不止，小便淋沥，或用四物、二陳之類，胸膈不利，飲食少思，大便不實。余朝用四君子湯加熟地、當歸；夕用加减八味丸；更以附子唾津調搽涌泉穴漸愈。（詳見《内科摘要》）。

府庠王以道，元氣素弱，丙午、丁未二年，以科场歲考积勞致疾，至十二月間，其病盛作，大熱，淚出隨凝，目赤面黯，扬手露胸，氣息沉沉几绝，脈洪大鼓指，按之如無，舌干扪之如刺。此内真寒而外假熱也，遂先服十全大補湯。余曰：既服此湯，其脈當收敛爲善，少顷熟睡，覺而惡寒增衣，脈頓微細如丝，此虚寒之真象也。余以人參一兩，加熟附三錢，水煎頓服而安。夜間脈復脱，余以參二兩，熟附五錢，仍愈。後以大劑參、术、歸身、炙甘草等藥，調理而安。上藥此敬臣所亲試者，雖昏中固知必此藥然後可治，必立齋然後能識此病，能用此藥，因尊信服之，卒致痊愈。向使誤投寒凉之劑，能不殆哉！今留余生，皆立翁所賜也。感激之余，因附數語於藥案之末，以告世之患者。一男子吐血，遇勞即作。余以爲勞傷肺氣，血不歸源。與補中益氣加麥門、五味、山藥、熟地、茯神、遠志，服之而愈。

一男子咳嗽吐血，熱渴痰盛，盗汗，遗精。余以爲腎水亏損，用地黄丸料加麥門、五味，以壯水而愈。後因勞怒，忽紫血成块上涌。先用花蕊石以化之，又用獨參湯以補之，仍用前藥調理遂愈。後每勞則咳嗽有痰吐血，脾肺腎三脈皆洪數，用補中益氣加贝母、茯苓、山茱、山藥、麥門、五味，與前藥間服而愈。

一星士談命良久，不時吐血一、二口。余謂此勞傷肺氣，與補中益氣湯加麥門、五味、山藥、熟地、茯神、遠志，服之而愈。

一童子，年十四歲，發熱，吐血。余謂宜補中益氣以滋化源。不信，乃用寒凉降火，前症愈甚。或謂曰童子未室，何腎虚之有？參、補氣，奚爲用之？余述丹溪先生云：腎主閉藏，肝主疏泄，二臟俱有相火，而其系上屬於心，心爲君火，爲物所感，則相火翕然而起，雖不交會，而其精亦已暗耗矣，又褚氏精血篇云：男子精未滿，而御女以通其精，則五臟有不滿之處，異日有難状之疾。正此謂也。遂用補中益氣湯及地黄丸而痊。

一婦人，素勤苦，冬初咳嗽，吐痰，發熱，久而吐血，盗汗，經水兩月或三月一至，遍身作痛，或用清熱化痰等藥，口噤，筋攣。余用加减八味丸及補中益氣加麥門、五味、山藥治之，年余而痊。

一婦人，年將七十，素有肝脾之症，每作則飲食不進，或胸膈不利，或中脘作痛，或大便作瀉，或小便不利。余用逍遥散加山栀、茯神、遠志、木香而愈。後因忧思吐紫血成块，每作先倦怠，後煩熱，以前藥加炒黑黄連三分，吳茱萸二分，頓愈。復因怒，吐多色赤，躁渴垂死。乃用人參一兩，白术、白茯苓、當歸各三錢，陳皮、炮黑乾薑各二錢，炙甘草、木香各一錢，一劑頓止。若咳嗽盛，加桑白皮、马兜铃、栝蒌仁各七錢，五味子十粒。若痰盛，加薑制半夏、贝母、栝蒌仁各一錢。愚按前二症腎氣虛弱，火盛水涸，津液涌而爲痰者，用六味丸；腎經陽氣虛憊者，用八味丸；脾肺氣虛，不能攝涎歸源，而痰盛咳嗽者，用六君子湯加桔梗，虛寒者更加炮薑。若潮熱盛，加桑白皮、沙參、地骨皮各七分。愚按前症若寅、卯、辰時潮熱者，肝經燥熱也，用六味丸補腎水以生肝血；若午、未時潮熱者，心經虛熱也，用六味丸壯水之主，以制陽光；申、酉、戌時潮熱者，肺經虛熱也，用補中益氣湯培脾土以生肺金；亥、子、丑時潮熱者，腎涸虛熱也，用六味丸；兼手足逆冷者，腎經虛敗也，用六味丸。大凡潮熱、發熱、晡熱者，五臟齐損也，須用六味丸；氣血亏損者，須用十全大補湯。若梦遗、精滑，加蛎、龍骨、山茱萸各七分。愚按前症若腎氣不足，用益志湯、金鎖正元丹；肝腎虛熱者，用六味丸、加味逍遥散；脾虛熱者，用六味丸、補中益氣湯。凡此悉屬不足之症，宜用十全大補湯，或用蕈厘清飲送八味丸。若盜汗多，加牡蛎、酸枣仁各七分，浮小麥一撮。愚按前症若陽氣虛弱，汗出不止，肢體倦怠，用附湯；上氣喘急，盜汗，氣短，頭暈者，用參附湯；腎氣虛弱，盜汗，發熱者，用六味丸；若腎氣虛乏，盜汗，惡寒者，用八味丸：氣血俱虛而盜汗者，用十全大補湯；陽盛陰虛者，當歸六黄湯；心腎虛弱者，斑龍丸。若赤白濁，加白茯苓一錢，黄連三分（炒）。愚按前症若脾肺虛熱者，用補中益氣湯送六味丸；肺腎虛熱者，用黄芩清肺飲送六味丸；肝腎虛熱者，加味逍遥散送六味丸；勞傷心腎者，清心莲子飲；郁结傷脾者，歸脾湯；若郁怒傷肝脾者，加味逍遥散；若心腎虛弱者，小溫金散；若思虑傷心腎者，茯菟丸。梦遗、精滑、赤白二濁治法，當互參用之。

一男子，年逾二十，早於斫丧，梦遗精滑，睡中盜汗，唾痰見血，足熱痿軟，服黄柏、知母之類。余曰：此陽虛而陰弱也，當滋其化源。不信，恪服之，前症益甚，其頭漸大，囟門漸开，視物皆大，吐痰叫喊。余以如法調補，諸症漸退，頭囟漸敛而安。若兼衄血、咳血，出於肺也，加桑白皮一錢，黄芩、山栀各五分（炒）。若兼嗽血、痰血，出於脾也，加桑白皮、贝母、黄連、栝蒌仁各七分。若兼嘔吐血，出於胃也，加山栀、黄連、乾薑、蒲黄各一錢，韭汁半盞，薑汁少許。若兼咯唾血，出於腎也，加桔梗、玄參、侧柏叶（炒）各一錢。愚按前方惟上古之人形病俱實者宜用之，今之患者，多屬形病俱虛，治者當求其屬而主之。若前症郁熱傷肺而衄血者，用黄益氣湯；肺氣虛熱不能攝血而衄者，用四君子加芎、歸、五味子；郁结傷脾而嗽吐血者，用歸脾湯，胃經有熱而嗽吐血

者，用犀角地黃湯；胃氣弱而嗽吐血者，用四君子加芎、歸、升麻；腎經虛熱陰火內動而咯吐血，用六味丸、補中益氣湯；怒動肝火而見血者，用加味逍遥散；腎涸肝火動而見血者，用六味丸。雖曰血得熱而错經妄行，亦有衛氣虛不能統攝榮血而爲妄行者，不可不察。以上諸症，皆屬足三陰亏損，虛火內動所作，非外因所致，皆宜六味丸、補中益氣湯，滋其化源，是治本也。其因甚多，不能枚舉，治者當临症而制宜，庶無誤矣。若先見血證，或吐衄盛大者，宜先治血。治法：輕少者，凉血止血；盛大者，先消瘀血，次止血凉血。蓋血来多，必有瘀於胸膈，不先消化之，則止之凉之不應也。葛可久《十藥神書》方可次第检用。方向惟獨參湯，止可用於大吐血後，昏倦，脈微細，氣虛者。氣雖虛而復有火，可加天門冬五錢。若如前所云陰虛火動，潮熱，盜汗，咳嗽，脈數，不可用。愚按劉宗浓先生云：榮者水谷之精也，和調於五臟，洒陳於六腑，乃能入於脈也。源源而来，生化於脾，总统於心，藏受於肝，宣布於肺，施泄於腎，灌溉一身，是以出入升降濡潤宣通者，由此使然也。故經云：氣主噓之，血主濡之。又云：肺朝百脈之氣，肝统諸經之血。氣血爲人身之橐也。觀此多因飲食、起居、六淫、七情失宜，亏損元氣，以致諸經失职，不能司攝。法當調補脾肺之氣，使血各歸其源，諸病自愈矣。若潮熱、咳嗽而脈數者，元氣虛弱，假熱之脈也，尤當用甘溫調補脾胃爲善。若病屬火，大便多燥，然須節調飲食，勿令泄瀉。若胃氣復坏，泄瀉稀溏，則前項寒凉之藥難用矣。急宜調理脾胃，用白术、茯苓、陳皮、半夏、神曲、麥芽、甘草等藥。俟胃氣復，然後用前本病藥收功，保後可合補陰丸常服之，及用葛可久方。愚按《內經》云，腎开窍於二陰，大小便也。若腎經津涸者，用六味丸；脾肺氣虛者，補中益氣湯；脾經郁结者，加味歸脾湯；氣血虛者，八珍湯；若發熱作渴飲冷，用竹叶黃湯；若膏粱浓味积熱者，加味清胃散。

一儒者，大便素结，服搜風順氣丸後，胸膈不利，飲食善消，面戴陽色，左关尺脈洪大而虛。余曰：此屬足三陰虛症也。彼不信，乃服潤腸丸，大便不實，肢體倦怠。余以補中益氣、六味地黃，月余而驗，年許而安。一儒者，怀抱郁结，發熱作渴，胸膈不利，飲食少思，服清熱、化痰、行氣等劑，前症益甚，肢體倦怠，心脾二脈澀滯。余用加味歸脾湯，飲食漸進，諸症漸退，但大便尚澀，兩顴赤色，用八珍湯加苁蓉、麥門、五味，至三十余劑，大便自潤。

一男子，所患同前，不信余言，服大黃等藥，泄瀉便血，遍身黑黯，復求治。余視之曰：此陰陽二絡俱傷也。經曰：陽絡傷則血外溢，陰絡傷則血内溢。内外俱傷，其死奚待？辞不治，後果然。

一儒者，口乾發熱，小便頻濁，大便秘结，盜汗，梦遗，遂致废寢，用當歸六黃湯二劑，盜汗頓止，用六味地黃丸，二便調和，用十全大補湯及前丸兼服，月余諸症悉愈。

枳术丸論

人之一身，脾胃爲主。胃陽主氣，脾陰主血，胃司受納，脾司運化，一納一運，化生精氣，津液上升，糟粕下降，斯無病矣。人惟飲食不節，起居不時，損傷脾胃。胃損則不能納，脾損則不能化，脾胃俱損，納化皆難，元氣斯弱，百邪易侵，而饱闷、痞积、关格、吐逆、腹痛、泄痢等症作矣。况人與飲食，岂能一一節調，一或有傷，脾胃便損，飲食减常，元氣漸惫矣。故洁古制枳术之丸，東垣发脾胃之論，使人常以調理脾胃爲主，後人稱爲醫中王道，厥有旨哉！近世論治脾胃者，不分陰陽氣血，而率皆理胃所用之藥，又皆辛溫燥熱助火消陰之劑，遂致胃火益旺，脾陰愈傷，清纯中和之氣，變爲燥熱，胃脘干枯，大腸燥结，脾臟漸绝，而死期迫矣。殊不知脾胃屬土屬濕，位居长夏，故濕熱之病十居八九，况土旺四季，寒熱溫凉各隨其時，岂可偏用辛熱之劑哉！今舉枳术丸方，立加减法於後。白术（二兩）枳實（一兩，麸炒）上爲細末，荷叶包饭烧取出，杵烂和藥，杵匀，丸绿豆大。每服五、六十丸，清米湯下。此法一補一消，取飲食緩化，不令有傷。東垣加陳皮一兩，名枳术橘丸，治老幼元氣衰弱，飲食少進，久服令人多食而不傷。愚按經云，脾爲消化之器，熏蒸腐熟五谷者也。若飲食自倍，腸胃乃傷，則不能運化其精微，故嗳氣、吞酸、脹滿、痞闷之症作矣。故用此丸消之，實非專主補養。若脾胃虛弱者，宜用四君子湯；脾胃虛寒者，宜用四君子加炮薑；命門火衰者，用八味丸。廷评張汝翰，飲食難化，服枳术丸，體瘦，發熱，脈浮大。余以爲命門火衰，而脾胃虛寒，用八味丸，不月而飲食進，三月而形體充。工部陳禅亭患前症，服消导之藥益甚。余曰：此火衰而不能生土，故脾病也。當益火則土自實而脾安矣。不悟，仍服前藥，後遂歿。若元氣素弱，飲食難化，食多即腹内不和，疼痛，泄瀉，此虛寒也，加人參、白芍藥（酒炒）、神曲（炒）、大麥芽（炒杵去皮）一兩。愚按前方乃飲食所傷之治法也。東垣先生云：亦有六淫而致瀉者，有七情而致瀉者，又有飲食所傷而致瀉者，有因胃氣下流而致泄者，有因風而成飧泄者，有因痰积於上焦，以致大腸不固而泄者，有因脾胃氣虛而泄者。治法：外淫所傷，當調六氣；七情所傷，當平五臟；飲食所傷，當消停滯；胃氣下流，當升舉之；因風而成，當解散之；痰积於上焦，當去其痰，而不治其泄；脾胃氣虛者，當補益之。丹溪先生謂飲食毕而腸鸣、腹痛、瀉盡食物者，脾虛食瀉，用理中湯加炮薑；攻刺腹痛，洞下水谷，名寒瀉，用理中湯送大戊己丸，寒甚者附子桂香丸，惡食者八物湯；粪色青黃，肛門痛，煩躁作渴，小便不利者，名熱瀉，用五苓散、香連丸；瀉而惡食，而氣噫腐臭者，名食瀉，治中湯加砂仁，或送感應丸。金憲高如齋，飲

食難化，腹痛，泄瀉，用六君子加砂仁、木香治之而痊，後復作完谷不化，腹痛，頭疼，體重困倦。余以爲脾虛受濕，用芍藥防風湯而愈。

太仆杨舉元，先爲飲食停滯，小腹重墜，用六君子加升麻、柴胡漸愈，後飲食難化，大便不實，里急後重，數至圊而不得，用升陽除濕防風湯而痊，後心腹作痛，飲食不甘，用和中丸倍加益智仁而尋愈。光禄杨立之，元氣素弱，飲食難化，泄瀉不已，小便短少，洒淅惡寒，體重節痛。余以爲脾肺虛，用升陽益胃湯而痊。大凡泄瀉服分利調補等劑不應者，此肝木郁於脾土，必用升陽益胃之劑，庶能保生。其五臟勝負所致者，見第二卷泄瀉各条下。若素有痰火，胸膈郁塞，咽酸噎氣，及素有吞酸吐酸之症，或有酒积，泄瀉结痛，此皆濕熱也，加黄連（薑汁炒）、白芍藥（酒炒）、陳皮各一兩，石膏、生甘草各五錢，縮砂、木香各一錢，川芎四錢。愚按前症吐酸吞酸，大略不同。吐酸者，濕中生熱；吞酸者，虛熱内郁。皆屬脾胃虛寒，中傳末症。故《内經》以爲火者，指其病形而言也；東垣以爲胃寒者，指其病本而言也。凡患此者，先當辨其吞吐，而治以固本元爲主。若服寒凉，復傷胃氣，則實實虛虛者矣。更审其脾氣虛而飲食不能输化，濁氣不能下降者，須用六君子湯補養脾胃爲主，少佐越鞠丸以清中。故東垣先生云，邪熱不杀谷。若誤認爲實熱，而妄用寒凉，必變敗症。若傷食饱闷痞塞不消，加神曲、麥芽、山楂各一兩；有食积痞块在腹者，再加黄連、厚朴（俱薑制）各五錢；积坚者，再加蓬术（醋煮）、昆布各三錢。愚按前症若脾胃素實，止因倍食暴傷而患者，宜用前藥，否則慎用也。東垣云：脾胃之氣壯，則多食而不傷，過時而不饥。前症若因脾氣虛弱，不能腐化者，宜培補之；若脾胃虛寒者，宜溫養之；若命門火衰者，宜溫補之。大凡食积痞块症爲有形，所謂邪氣勝則實，真氣夺則虛，惟當養正則邪积自除矣。雖云坚者削之，客者除之，若胃氣未虛，元氣尚實，乃可用也。或病久虛羸，或元氣素弱者，亦當固本爲主，而佐用前法，不然反致痞滿不食、而益其病矣。然古人立法，皆备其常也，而爲按图索骥可乎？學人推此而用，其庶几乎！若傷冷食不消，腹痛，溏泄，加半夏（薑制）一兩，縮砂、乾薑、神曲（各炒）、大麥芽各五錢。愚按前症若傷性熱之物者，用二陳加黄連、山楂；傷濕面之物者，用二陳加神曲、麥芽；傷米食者，用六君加谷；傷面食者，用六君加麥；傷肉食者，用六君加山楂；傷鱼腥者，用六君倍加陳皮；傷角黍炊饭者，用六君倍加酒曲；若物已消而瀉未愈者，此脾胃受傷也，宜用六君子湯；若飲食减少，或食而難化者，屬脾胃虛寒也，加炮薑、木香、肉果，不應加五味、吳茱、骨脂；脾腎虛寒者，須服八味丸，否則多患脾虛中滿之症。其神曲、麥芽，雖助戊土，以腐熟水谷，麥芽一味，余嘗以治婦人丧子，乳房脹痛欲成痈者，用一、二兩炒熟，煎服即消，其破血散氣可知矣。丹溪云麥芽消腎，《婦人良方》云神曲善下胎，皆克伐之功多而補益之功少，亦不宜輕用。唐儀部胸内作痛月余，腹亦痛，左关弦长，右关弦緊，面色黄

中見青。此脾胃虛弱，肝邪所乘，以補中益氣湯加半夏、木香，二劑而愈；又用六君子湯，二劑而安。

李儀部常患腹痛，余以補中益氣湯加山梔即愈。一日因怒，肚腹作痛，胸脇作脹，嘔吐不食，肝脈弦緊，面色青黃。此肝乘脾也，仍用補中益氣吞左金丸，一服即愈。若人性多氣惱，夾氣傷食，氣滯不通，加川芎、香附（炒）各七錢，木香、黃連（薑炒）各五錢。愚按前症若因中氣虛弱，不能營運者，宜用六君子加山梔、木香；如不應，送保和丸。太守朱陽山，因怒腹痛作瀉，或兩脇作脹，或胸乳作痛，或寒熱往来，或小便不利，或飲食不入，嘔吐痰涎，神思不清。此肝木乘脾土，用小柴胡加山梔、炮薑、茯苓、陳皮、制黃連，一劑即愈。（制黃連，即黃連、吳茱萸等分，用熟水拌濕，罨二、三日，同炒焦，取黃連。後仿此。）陽山之內，素善怒，胸膈不利，吐痰甚多，吞酸噯腐，飲食少思，手足發熱，所服非芩、連、枳實，必檳、蘇、厚朴。左关弦洪，右关弦數。余以爲肝火血燥，木乘土位也。朝用六味地黃丸，以滋養肝木，夕用六君子加當歸、芍藥，以調補脾土，不月而愈。後因恚怒，前疾復作，或用二陳加石膏，服之吐涎如涌，外熱如灼，脈洪大按之如無。余曰：脾主涎，乃脾損發熱而涎泛溢也。用六君子加薑、桂，一服即睡覺，而諸症頓失，又數劑而康。若服理氣化痰等藥，必變腹脹、喘促、腿浮膝腫、淋沥等症，急用濟生加減腎氣丸救之，多有得生者。詳見各方。若胸膈不利，過服辛香燥熱之藥，以致上焦受傷，胃脘干燥，嘔吐，噎膈，反胃，加黃連（薑炒）、山梔仁（炒）各五錢，白芍藥、當歸各一兩，桔梗、生甘草、石膏各三錢。胸膈頑痰胶结，及大便燥秘，再加芒硝五錢。愚按王安道先生曰：内膈嘔逆，食不得入，是有火也；若病而吐，食入反出，是無火也。治法：若脾胃氣虛而胸膈不利者，用六君子湯壯脾土生元氣；若辛熱之劑而嘔吐噎膈者，用四君子加芎、歸，益脾土以抑陰火；胃火内格而飲食不入者，用六君子加芩、連清熱養胃；若病嘔吐，食入而反出者，用六君子加木香、炮薑溫中補脾；若服耗氣之劑，血無所生，而大便燥结者，用四君子加芎、歸補脾生血；若火逆冲上，食不得入者，用四君子加山梔、黃連清熱養血；若痰飲阻滯而食不得入者，用六君子加木香、山梔補脾化痰；若脾胃虛寒，飲食不入或入而不化者，用六君子加木香、炮薑溫補脾胃。更非慎房勞、節浓味、調飲食者，不治；年高無血者，亦不治。一男子，食少胸滿，手足逆冷，飲食畏寒，發熱，吐痰，時欲作嘔。自用清氣化痰之劑，胸腹愈脹，呼吸不利，吐痰，嘔食，小便淋漓，又用五苓散之類，小便不利，諸病益甚。余曰：此脾土虛寒無火之症，故食入不消而反出，非氣膈所致。遂用八味丸、補中益氣，加半夏、茯苓、薑、桂，旬日乃愈。秀才杨君爵，年將五十，胸痞，少食，吐痰，體倦，肌肉消瘦。所服方藥，皆耗氣、破血、化痰、降火。余曰：此氣郁所傷，陽氣不能升越，屬脾經血虛之症，當用歸脾湯解郁结、生脾血，用補中益氣壯脾氣、生发諸經，否則必

爲中滿氣膈之患。不信，仍服前藥，後果患前症而歿。若素有痰火者，加半夏（薑炒）、橘紅、白茯苓各一兩，黃芩（炒）、黃連（薑炒）各五錢。愚按前症亦有因脾氣不足者，有因脾氣郁滯者，有因脾肺之氣亏損者，有因腎陰虛不能攝水泛而似痰者，有因脾氣虛不能攝涎上溢而似痰者，有因熱而生痰者，有因痰而生熱者，有因風寒暑濕而得者，有因驚而得者，有因氣而得者，有因酒而得者，有因食积而得者，有脾虛不能運化而生者，有胸中痰郁而似鬼附者，各审其原而治之。若人能食好食，但食後反饱難化，此胃火旺脾陰虛也，加白芍藥（酒炒）一兩五錢，人參七錢，石膏（火）一兩，生甘草五錢，黃連（炒）、香附（炒）、木香各四錢。愚按東垣先生云：胃中元氣盛，則能食而不傷，過時而不饥；脾胃俱旺，則能食而肥；脾胃俱虛，不能食而瘦，或少食而肥，雖肥而四肢不舉。又有善食而瘦者，胃中火邪於氣分，則能食而肉削。今能食而難化者，脾氣虛弱，不能腐化水谷，故前藥不應。或熱渴嘔吐，或腹脹泄瀉等症者，乃是脾胃復傷，急用六君子加芍藥、木香、炮薑補之。亦有屬脾氣郁结者，當解郁健脾，若用清凉降火，以致中氣虛痞而不食，或食而食反出，又以爲膈噎用行氣化痰者，必不能疗也。若年高人脾虛血燥，易饥易饱，大便燥難，用白芍藥、當歸各一兩，人參七錢，升麻、甘草（炙）各四錢。山楂、大麥芽、桃仁（去皮尖另研）各五錢。此老人常服藥也。愚按前症屬形氣、病氣俱不足，脾胃虛弱，津血枯涸，而大便難耳！法當滋補化源。又有脾約症，成無己云，胃強脾弱，約束津液不得四布，但输膀胱，小便數而大便難者是也，宜用脾約丸。陰血枯槁，内火燔灼，肺金受邪，土受木克，脾肺失傳，大便秘而小便數者，宜用潤腸丸。病氣有余之治法也。經云脾爲至陰，己土而主陰。然老弱之人，當補中益氣以生陰血。职方陳莪齋，年逾六旬，先因大便不通，服内疏等劑後，飲食少思，胸腹作脹，兩脇作痛，形體倦怠，兩尺浮大，左关短澀，右关弦澀，時五月。此乃命門火衰，不能生脾土，而肺金又克肝木，决其金旺之际不起，後果然。

一老婦，痰喘内熱，大便不通，兩月不寐。此肝肺腎亏損。朝用六味丸，夕用逍遥散，各三十余劑，計所進飲食百余碗，腹始痞闷，乃以猪膽汁导而通之，用十全大補湯調理而安。若間断前藥，飲食不進，諸症復作。

化痰丸論

痰者，病名也。人之一身，氣血清順，則津液流通，何痰之有？惟夫氣血濁逆，則津液不清，熏蒸成聚而變爲痰焉。痰之本水也，原於腎；痰之動濕也，主於脾。古人用二陳湯爲治痰通用者，所以實脾燥濕治其標也。然以之而治濕痰、寒痰、痰飲、痰涎則固是矣，若夫痰因火上，肺氣不清，咳嗽時作，及老痰、郁痰结成粘块，凝滯喉間，吐咯難

出，此等之痰，皆因火邪炎上、熏於上焦，肺氣被郁，故其津液之隨氣而升者，爲火熏蒸凝濁郁结而成，歲月积久，根深蒂固，故名老、名郁，而其原則火邪也，病在上焦心肺之分，咽喉之間，非中焦脾胃濕痰、冷痰、痰飲、痰涎之比，故湯藥難治，亦非半夏、茯苓、蒼术、枳壳、南星等藥所能治也。惟在开其郁，降其火，清潤肺金，而消凝结之痰，緩以治之，冀可效耳！今制一方於後。天門冬（去心）黄芩（酒炒）海粉橘紅（各一兩）桔梗連翹香附（杵碎淡鹽水浸炒，各五錢）青黛（另研）芒硝（另研，各三錢）栝蒌仁（取肉另研，一兩）上爲細末，炼蜜入薑汁少許，和藥杵极匀，丸小龍眼大，噙化一丸。或嚼烂，清湯細咽之。或丸如黍米大，淡薑湯送下五、六十丸。愚按前方味屬甘苦咸寒之劑，雖能軟坚、开郁、化痰、降火，而不無損胃之祸乎！若脾土太過，氣滯郁熱而生痰者，用之得宜；若脾土不及，氣痞虚熱而生痰者，用之必致中滿吞酸、肚腹腫脹、小便不利而歿。治者审之！一男子素不善調攝，唾痰，口乾，飲食不美。服化痰行氣之劑，胸滿腹膨，痰涎愈盛；服导痰理脾之劑，肚腹膨脹，二便不利；服分氣利水之劑，腹大脇痛，睡卧不得；服破血消导之劑，兩足皆腫，兩关脉浮大，不及於寸口。余以脾土虚而生痰，朝用金匱加減腎氣丸，夕用補中益氣湯煎送前丸，月余諸症漸退，飲食漸進；再用八味丸、補中益氣湯，月余乃能转侧，又兩月而能步履；卻服十全大補湯、還少丹，又半载而康。後稍失調理，其腹仍脹，隨服前藥即愈。

一武职，形體魁梧，素不围炉，不喜熱食，行則喘促。自謂氣實老痰，服碑记丸攻伐之。診其脉洪數，重按全無。余謂命門火衰，脾肺虚寒，與八味丸一服，痰喘稍止，數服全止，遂能亲火，喜熱飲食。蓋碑记丸出自西域，况方外人所制者。經云西域水土刚強，其民不衣而褐荐，其民华色而脂肥，故邪不能傷其形體，其病生於内，其治宜毒藥。由此觀之，恐不可概用也。太倉陆中舍，以腎虚不能攝水，肚腹脹大，用此丸未數服而歿於京。今之專門治蛊者，即此方也。又名黑丸子，用之無不速亡。

機房蔡一，素不慎起居，患症同前，更加手足逆冷，惡寒飲食。余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一錢，先回其陽，至數劑諸症漸愈。余因他往，或用峻厉之劑，下鮮血甚多，亦致不起。若此等老痰，飲酒之人多有之。酒氣上升爲火，肺與胃脘皆受火邪，故郁结而成。此方用天麥冬、黄芩泄肺火也，海粉、芒硝咸以軟坚也，栝蒌仁潤肺清痰，香附米开郁降氣，連翹开结降火，青黛降郁火，故皆不用香燥之劑。愚按前症若飲食少思，或胸膈不利者，此中氣虚弱也，宜用補中益氣湯爲主，中氣既健，其痰自運化；若腎氣亏損，津液難降，敗濁爲痰者，乃真臟之症，宜用六味地黄丸爲主，腎氣既壯，津液清化，而何痰之有哉！亦有因脾胃亏損，中焦氣虚，不能運化而爲痰者，亦有因峻厉過度，脾氣愈虚，不能運化，津液凝滯而爲痰者。凡此皆當健脾胃爲主。

备用要方（暑症）

若夏月傷暑，發熱，汗大泄，無氣力，脈虛細而遲。此暑傷元氣也，服後方。人參黃（蜜炙）麥門冬（去心）白芍藥陳皮白茯苓（各一錢）黃連（炒）甘草（炙，各五分）黃柏（三分）白术（一錢五分）香薷知母（各七分）上薑、水煎，食前溫服。愚按東垣先生曰：暑熱之時，無病之人，或避暑熱，納凉於深堂大厦得之者，名曰中暑，其病必頭痛惡寒，身形拘急，肢節疼痛，煩熱無汗，爲房室陰寒之氣所遏，（名曰中以大順散）熱藥主之，若行人或农夫於日中得之者，名曰勞役中熱，其病必苦頭痛，躁熱，惡熱，肌熱，大渴，汗泄，懶動，爲天熱外傷肺氣，以蒼术白虎湯凉劑主之。若人元氣不足，用前藥不應，宜補中益氣湯主之。大抵夏月陽氣浮於外，陰氣伏於内，若人飲食勞倦内傷中氣，或酷暑勞役外傷陽氣者，多患之，法當調補元氣爲主，而佐以解暑。若中者，乃陰寒之症，法當補陽氣爲主，少佐以解暑。故先哲多用薑、桂、附子之類，此推《内經》舍時從症之良法也。今患暑症歿，而手足指甲或肢體青黯，此皆不究其因，不溫補其内，而泛用香薷飲之類所誤也。夫香薷飲乃散陽氣导真陰之劑也，須审有是症而服，亦何患哉？若人元氣素虛，或犯勞過度而飲之者，适所以招暑患病也。（其暑熱傷元氣而類風症者，見第四卷首治驗。）若夏秋暑熱，因過用冷物茶水傷其内，又過取凉風傷其外，以致惡寒發熱，胸膈饱闷，或飲食不進，或兼嘔吐、泄瀉，此内外俱傷寒冷也。人參乾薑（炒紫色）厚朴（薑水炒）陳皮羌活枳實白茯苓（各一錢）白术（一錢五分）甘草（炙，五分）上薑、水煎，食前溫服。愚按前症如未應，宜用藿香正氣散；若内外已解，寒熱未退，或飲食未進，宜用六君子湯。《保命集》云：霍亂屬陽明症，宜用和中、平胃、建中，或四君子湯輩。脈浮自汗，四君子加桂枝主之；脈浮無汗，四君子加麻黃。吐利转筋，脇下痛，脈弦者，木克土也。用平胃散加木瓜，或建中加柴胡、木瓜；吐利转筋，腹中痛，體重，脈沉而細者，四君子加白芍藥、良薑。吐利而四肢拘急，脈沉而遲，屬少陰，四君子加薑、附、厚朴；吐利而四肢厥冷，脈微緩，屬厥陰，建中加歸、附。吐利頭痛而身熱；多欲飲水者，五苓散；寒多不欲飲水者，理中丸主之。元戎云：太陰症霍亂者，理中加橘紅；吐下腹痛，手足逆冷，理中加熟附；吐利後转筋者，理中加火石膏一兩。進士劉华甫，夏月食生冷果品患前症。余用附子理中湯，一服顿安。

上舍徐民則，夏月入房及食冰果面食而患腹痛。余曰：此陰寒之症也，須用附子理中湯以回陽。不信，别用二陳、枳實、黃連、香薷飲之類而死。若夏暑在途中，常服以壯元氣，清熱驅暑，服之免中暑、霍亂、泄瀉、痢疾等症。人參（一錢二分）白术（一錢五分）五味子（十粒，杵碎）麥門冬（去心）白芍藥（炒）白茯苓（各一錢）知母（炒）

陳皮香薷（各七分）黃芩（炒三分）甘草（炙五分）上薑、水煎，食前溫服。愚按前症若人元氣虛弱，宜用補中益氣去柴胡、升麻，加麥門、五味，或少加炒黑黃柏，人參養氣湯亦可用。

一儒者，季夏患泄瀉，腹中作痛，飲食無味，肢體倦怠。余用補中益氣湯、八味地黃丸，月余而痊。後彼云：每秋間必患痢，今則無恙何也？余曰：此閉藏之月，不遠帏幕，妄泄真陽而然。前藥善能補真火，火能生土，脾氣生旺而免患也。若遇勞倦辛苦用力過多，即服後方一、二服，免生內傷發熱之病。此方主於補氣。黃（二錢半，蜜炙）人參麥門冬（去心）陳皮（各一錢）白朮炙草五味（各五分）上薑、棗、水煎，食前溫服。勞倦甚，加熟附子四、五分。愚按前論开世俗之蒙，濟無窮之夭枉。內附子若素畏寒飲食者，尤宜用；若素喜寒飲食者，以肉桂或炮薑代之亦可，但世所鮮用耳！

一婦人因勞役，發熱，倦怠，唾痰，欲嘔，或以爲火症，用清熱化痰等藥，反大便不實，無氣以動。余以寒凉復傷中氣，形病俱虛，用前方加附子治之而痊。後復勞，經水數日不止，眾以爲附子之熱所致，用四物、芩、連、槐花之類，凉而止之，前症愈甚，更加胸膈痞滿，飲食日少。余仍用前方，去門冬，更加茯苓、半夏、炮薑，數劑漸愈，又用當歸芍藥湯而經止。但四肢逆冷，飲食難化，不時大熱，此命門真火衰，脾土虛寒之假熱也。用八味丸半載而痊，又服六味丸三載而生子。